

卷七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裂網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
典或聊以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帥然之遂削奏
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閣有清才嘗作憶餘
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
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
起別來閑想整釣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
於玉堂後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詐妄謬誤

徐登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播
紳所以特禮焉鄭毅夫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
公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
以屑事干公執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言告人每說
周末國初事則皎如日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爾文
瑩與登游鄭公夜奔景陵投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
死死之日親書至荆厚謝公公甚嗟嘆囑陳曰吾死
後當窆棺前後以竹木二枚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
當剖棺則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卿知壽
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

之則已腐敗世之溺方士者登可監焉

王素楊忱

初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吳奎爲左司員外郎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郡收使初與歐陽脩稱譽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旣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引已以登兩府旣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莽鹵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定州益州皆以賄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師盜賊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

朝廷因而罷之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怪以欺駭流俗其父甚竒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商販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求興安撫司機宜卒於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於倡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

口談道義而身爲沽販氣陵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
汚賤而棄遠妻孥故有是命

劉平

靜江軍留後劉平爲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都署屯慶
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署部范雍聞夏虜將自
保定軍土門路入寇移驛使平將兵拒土門救應十
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
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
門有蕃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
驛令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
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
騎兵先發令步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
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

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
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
以驛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明日平旦平所
部步兵尚未至平子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
遇兵兵及德和政遵各部兵皆會九五將騎合近萬
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
五里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於水東
爲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爲偃月陣相嚮賊稍遣兵
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
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及溺水者八九
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人爭挈人
頭及所獲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
賞汝也語未竟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盡官軍官軍却

二三十步是時王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鞭拜之數十日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遂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截士卒近在左右者得數十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人詐爲漢卒傳言送文縣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訥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

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騎自四山下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徧賊騎直前充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服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切民家避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卒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也已降賊矣因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

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鞭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散卒既至者皆言平降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所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以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道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戚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以密等狀爲奏云二十三日賊生兵充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

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荅之旣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削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何和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大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

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具衣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旨尋又從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於國范雍誣言臣挾軍走又以書抵鈐轄虜守勤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爲力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又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案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案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

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寸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寺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三日兩府進呈奉旨黃德和於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汪輔之

汪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慶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云插筆有風空圖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令復分司

高遵裕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中聞之即上表賀曰臣聞昌祚進攻以復得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於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

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蔣之奇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脩有謗其私於外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拚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蕪調而無考反云其事闇昧不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君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由是薦爲

御史既而反攻脩脩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薦
禰之墨已關射鼻之弓並凍水

胡枚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監司者甚衆枚素有此望洎得郡殊自失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與富貴人爲婢庶得貲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使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以將還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于船窓曰西梁萬里何時到爭似懷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執政以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方將窮治會陳公言賣

女奠湯事及得牖間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

云筆錄

程師孟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雜文不磨滅于後世也倦遊錄

二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自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者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朱有子郡君姪安國願死

託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凍水

張商英

熙寧中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益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滿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亶為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為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筆錄

包孝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弟呼號自下我與

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不巳吏人聲呵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恃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三舍之弊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弟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入間傳以為九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如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庶上言乞不令直講判

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
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
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
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
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
直講余中王況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
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
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
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判監沈季長黃履直
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況之沈銖等皆下獄其
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
蘄州沉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
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況之余中皆除名其

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
少挫矣

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東洋圖書印

皇朝卷七十二

東洋圖書印

東京大学図書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